1944年萍乡抗战始末

市政协萍乡抗日史料调查组

中国军队与第一次犯萍日军作战概况

·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太平洋战争中严重受挫以后，丧失了海、空优势，连结印、缅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海空航线被切断，为了挽救其面临灭顶之灾的命运，一直迫不及待地妄图夺取我粤汉线枢纽、西南战略要地——衡阳，打通“大陆交通线”。长沙、常德相继沦陷以后，它认为实行这一战略的时机已经到来。当时我衡阳守军为第10军，约18000余人。据战后收缴的日军文件《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》披露，当时受命攻取衡阳的日军第11军司令横山勇坚信衡阳激战中，我必遣大军来援，只要将我来援之大军歼灭，衡阳必不攻自破。当时日本侵华派遣军旭参电第530号作战命令亦指示其下属：“……山部队（日第3师团，师团长山本三男）歼灭浏阳附近敌军后，可在竹部队（日第27师团，师团长竹下义精）到达该地以前，留驻部分兵力。主力部队则应尽速由上栗市、萍乡附近，迂回醴陵南方地区，搜索敌军，予以歼灭。”因此，横山勇于衡阳作战之初，仅以68师团与116师团约3万余人，重炮数十门，在坦克、飞机配合下，围攻衡阳，而以其主力共8个师团10多万人马分别向衡阳以东地区进犯。我军迅即调动部队堵截、夹击。在日军第13师团攻下长沙时，已窜犯平江以北地区邀战我野战军。待日军迂回包围衡阳之态势形成后，趁我堵击部队尚未到位，通过险峻地区，窜入浏阳（参考《长江大决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战》308～312 页），企图穿过萍乡、攸县、安仁等中空地带，阻截我井冈山地区野战部队，向西北推进，以保障其向衡阳进攻时之侧背安全。

面对日军这一战略行动，我 9 战区第二线部队，为保持战略的机动性：在没有绝对把握时，尽量避免决战；一旦抓住有利时机，即予敌人以沉重打击。

日军第一次进犯萍乡为其主力第 13 师团与第 3 师团一部，共约 3 万余人。第 13 师团之骑兵 17 队，炮兵 19 队，第 3 师团大部分骑兵、炮兵均随师团作战。

中国军队奉命进入萍乡境内的有：26 军 41 师、44 师，58 军新 10 师、新 11 师，72 军新 13 师、新 15 师 34 团、新 3 军 138 师，20 军 133 师，加上地方保安部队共约 5～6 万人。

下文就中国军队与第一次犯萍日军作战实况逐日进行叙述：

6 月 13 日（农历闰四月二十三日）午后，敌先头部队第 13 师团分两路由浏阳进入萍乡境内：一路越澄潭江，窜湖塘，犯上栗市；一路由大瑶过东峰界，窜荣园冲、新寨、黎塘等地。驻上栗市数十名警察抵抗，不支，退走，上栗市于 14 日沦陷。敌 13 师团在此骚扰两日后，16 日以其一部窜天埠。是日，26 军由茶陵兼程抵萍乡县城东南布防。17 日，58 军一部尾追日军从浏阳赶至上栗，向盘踞该地之敌发起进攻，敌退出上栗，分股窜扰，我 26 军在案山关、庙岭、芭蕉塘、大屏山一线予以阻击。敌以数十门山炮与小钢炮向守军阵地猛烈轰击，飞机低飞扫射，以掩护其步兵运动攻击，26 军官兵奋勇抵抗，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，双方皆有较大伤亡。20 日，敌在其强大的炮火与空军支援下，突破我案山关、庙岭一线阵地。同日，敌陷长平，尾追 26 军向南逼进。是日，72 军、58 军另一部从浏阳火速驰援；26 军一面抵抗，一面南进，其先头部队亦于 20 日到达麻山境内之苏坊。21 日，天尚未明，该部即向白竺转进，一部抵达牛尾巴山一线。是日，我 72 军抵萍乡县城西南郊布防；58 军到达湘东，旋以新 11 师牵制南窜之敌，余

部先一日进驻赤山，以遏拒萍城之敌。军部由葡萄岭移驻院背之庙内，指挥所设赤山桥北李宗邕家，拱卫军部之28团团部驻欧阳宗祠，新3军183师所属549、548两个团，分别防守姚家岭、枫树岭。58军新10师防守马道岭、戴家山、彭家桥、泉溪、花园、洪山、草塘一线，在当地农民的积极参与下匆匆赶修简易工事，以迎战来敌。

22日，日军后续部队从长平分两路向赤山桥进犯，一路经田心、长冈、坛华，一路经杨歧、小枧、东源。醴陵境内之敌，一由老关经登官、下埠，一由美田桥经排上，同窜腊树下，向麻山逼进。

敌我双方进入激烈较量。我58军之新11师部分由湘东转进赤山，绕过赤山防区取道东源开往萍、宜交界的山区地带；部分向源头方向转进；58军新10师一部布防于彭家桥、泉溪一线，另一部由张俊春、温铁匠带路至洪山黑窑砖屋，在洪山、草塘一线设防。是日，敌13师团另一部由萍城西北马岭进陷县城，县保安队抵抗不支，退往南坑；21日驻防萍城西南郊之72军亦转至五陂下、乌龙桥、大田设防。同一日，我26军除已先一天转进白竺之一部外，其余部队在湘东兵分两支：一支经浏市，过黄塘，在大坳与日军激战一个多小时后，转进麻山汶泉以南牛尾巴山，再一次与敌展开激战，历时两天，双方均有重大伤亡。另一支经下埠至东洲后又分为两支：一支由竺园，经横岗、苏坊进白竺与其先头部队会合，准备在牛头山迎击来敌，另一支牵住尾追之敌转进腊市、庙岭至麻山；日军一部由黄塘洲、驷马窜入三山后分为二股：一股由三山至大田乌源冲，经新尤、贺家坊、大岭抵双凤；一股进源头，经会双、龙家坊入乾村，过虎头垅，22日抵南坑，中午，避在南坑区署之萍乡县政府人员得探报敌人来犯，县长命保安警察队堵截，掩护县政府人员转移。警察队与来敌交火，县府人员走窑下上山。敌发现我军非正规部队，一阵猛打猛冲，警察队不支，阵亡2人，队长与队员5人负伤，遂迅速转移。敌进南坑即

经车湘与双凤之敌会合。23日在乌龙桥与我72军一部接战。同一日，我58军在赤山桥进入阵地后，日军第3师团于22日由浏阳经上栗大举扑向赤山，企图与其第13师团合力歼灭我58军。我20军133师迅即堵截，案山关一线迎击来敌。日军以一部与我20军133师接火，另一部避开正面阻击，23日绕道小枧，与正在赤山作战之第13师团会合夹击我58军新10师与新3军之183师，我军立命548团迎截。是日上午8时左右，该团由当地农民肖正木作向导，占领东冲、杨沽塘一带高地，作为主阵地支撑点，经过一天一夜血战，我军向宜春方向转移。日军一部尾追我军，一部由文家陂至坛华，复分二支：一支由彭家桥经荷田犯安源；一支窜入县城与城内日军会合，在城内大肆抢掠，得知乌龙桥日军与我72军一部激战。24日会同小桥下之敌，迅速增援，形成三面夹击之势。我72军一部向滴水岩集结，由三候庙沿河向大田方向运动前进，敌机一架沿河低飞侦察，我军闻机声迅即隐蔽于河岸之树荫、茅草丛中。敌机盘旋一周飞走，部队长立即指挥部队趋避山脚下。片刻，敌机返回，沿河低飞。在河岸边投炸弹4枚，而后升空离去；我军无一人伤亡，人皆盛赞该部队长经验丰富，反应灵敏，指挥得法，避免了不必要的兵员伤亡。敌军三面合击72军，激战一天，窜入源头之敌，回兵夹击。24日，我军跳出战地，转进至白竺与攸县交界处。是日牛尾巴发生战斗，我26军在大量杀伤敌人后，诱敌深入牛头岭，分别在包公庙与牛头岭重创来敌，迫使敌人由原路突围返回麻山，后经美田桥撤走。

26日，日军对保卫衡阳之第10军发起第一次总攻，敌第11军司令横山勇挥军萍乡作战受创，我野战部队有向衡阳靠拢态势。横山勇命犯萍日军回兵阻止茶陵一线中国军队向衡阳增援。

犯南坑日军一部得知友军在白竺牛头岭一带被中国军队围歼，情况危急，立即取道源头、经轿田、曹家垅，驰援牛头岭，得知其友军败北，战斗已结束，改道经上村、土下，向攸县柏树下撤走。在湖南被我军击溃。

陷县城日军于26日下午撤离，经麻山、腊市、排上，27日由醴陵美田桥撤走。

尽管在装备和训练上我军远远比不上日军，但外侮当前，敌忾同仇，广大人民积极支援部队抗击日军。我军分别于赤山桥、牛尾巴山、牛头岭等地英勇战斗，浴血拚杀，予来犯之敌以沉重打击。在萍乡境内处处设防，相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，致使日军在战略上处于被动，横山勇邀战衡阳东南山区我野战部队的各个师团，终以败绩退走。

赤 山 之 战

端午节前二日，往年家家户户都忙着包粽子准备过节。然而此时赤山桥一带却十室九空，全都离家逃难去了，村子里不闻鸡鸣犬吠，人行道上军队调动频繁，预示着这里将有一场恶战。

时当夏至，薰风阵阵，令人昏昏欲睡，早稻正在抽穗，满垅禾苗在金色的阳光下，翻起层层翠浪，显得格外逗人喜爱。辛勤的农民眼睁睁地望着这些赖以养家活口的劳动果实，将毁于敌人炮火下。莫不咬牙切齿诅咒万恶的鬼子。

6月23日（五月初三）尾追新11师的日军第13师团，从坛华、经神岭向西进攻，第3师团一部绕道小枧，插向赤山桥58军阵地侧后。敌军利用夜幕的掩护，向彭家桥守军发动攻击，双方展开激战，与此同时，完成了对第一线部队183师549团的包围，敌人大举向姚家山发动强攻，炮弹不时在我阵地爆炸，200多鬼子兵向549团正面运动进击，战斗异常激烈，冲到阵地前的鬼子兵用掷弹筒、枪榴弹射向守军，火力猛烈，且后续部队宛若蚁阵。549团向军指挥所报告情况，请求派兵支援，鲁军长严令固守阵地，告知暂时抽不出援军，敌人进攻频繁，炮火密集，前面的攻击部队已有数十人接近阵地，后面的又源源而来，守军用手榴弹将敌人消灭在阵地前，后面的又继续攻上来，敌人从正面攻击不下，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遣一个中队轻装绕道冷田，从侧面守军兵力薄弱部突入阵地，主力部队三面围击姚家山，情况紧急，军指挥所派武希良为督战官，严饬各部，临阵脱逃者格杀勿论。姚家山的官兵们和敌人拚杀激烈，549团为摆脱被歼的危险，向东北548团靠拢，在运动中被敌人截成数段，敌人的山炮、小钢炮在夜空中呼啸，轰隆隆的爆炸声震得地动山摇，机枪连珠般向我军扫射，我军奋力反击，迫击炮向敌炮及自动武器轰击，手榴弹在敌群爆炸，机枪愤怒地射向敌人。到处硝烟弥漫。鲁道源军长带领军部鲁参谋长等人登高了望，隐约见到火炮射出的火舌，他从枪炮声响的方向和疏密的情况判断，从电话中了解敌情，指示机宜。各个阵地传告着军长的命令和鼓励，军长也从电话中听到部下反馈的决心和勇气。惟有549团联络中断，传令兵进不去，仅从密集的枪声中，判断他们正处于分割包围中。军长命身旁的号长吹联络号，一遍又一遍，各下属号兵递相传送，接着又发出冲锋号。549团陈绍恒团长听到号声，知道是军长命令突围，命号兵吹号回答，当即指挥所部全力反击，军炮兵配合该团行动，朝敌人攻击方向猛轰，该团张双云、于万寿、杨保鸿3个营长率部奋勇战斗，寻找突破口，各友邻部队相机出击，从侧后向敌人进攻，枪炮声、杀声一阵接着一阵。此时此刻，只有消灭敌人才能获得生存。敌人不顾一切向我压缩，倒下一批，又扑来一批。549团在友邻部队帮助下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冲杀，前面的倒下了，后面的又踏着战友的鲜血向前冲。敌我双方尸横遍地，经过5个多小时浴血苦战，终于突出包围圈。这是183师自鲁南战役以来牺牲至为惨重的一次战斗。团长英勇殉国，连长以下阵亡300余人，敌人伤亡近500。548团自23日9点左右即与来犯之敌第3师团在东冲、杨沽塘一线接战，直至下午4点，几经激烈拚杀，敌人始终未能实现后袭之目的。

敌人陷萍乡的情报早已送达军部，日军第3师团进攻激烈，腹背受敌，敌步兵在强火力掩护下攻势凌厉，必须予以击退，方能确保转进之安全。鲁军长命令各部坚决抵御敌人，不准后退，并

派特务营长罗用颜堵住桥头，除伤兵外，一律不准后撤。前线官兵拚死战斗，敌人大炮、小钢炮响个不停，我军火炮全力还击，轰隆隆响成一片。突然几发炮弹落在军指挥所前面爆炸，屋瓦纷飞，屋里的家俱震得跳起来，硝烟尘土飞扬，四面八方枪炮声震耳欲聋。子弹尖声啸叫，如在头顶，如在身旁，伤兵一批接着一批，抬担架的民夫时有人中弹仆倒，但没有人退缩，人们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军部随从人员以为敌人已发现指挥所位置，打算立即转移，鲁军长仍然镇定指挥作战。

中午，火热的太阳临空照射，紧张战斗的官兵顾不得汗流浃背，警惕的眼睛瞄准敌人射击，枪管、炮筒发红了，战壕里的空气烤灸得滚热，呼吸也觉得火辣辣的。战士们忍着口渴，用水润透手巾搭在枪管和炮筒上使之冷却，以免火药进膛自然燃烧，子弹打不出去。敌人攻破姚家山后，迅速向赤山桥进逼，这时，一支300余人的日军，向军部前沿扑来，情况异常紧急，新10师第28团副团长马德兴指挥部队坚决抵抗，一阵手榴弹爆炸后，前面的敌人倒下了，后面的日兵立即发射掷弹筒和枪榴弹。枪榴弹在空中爆炸，许多官兵负伤，为了保卫军指挥所的安全，马副团长大吼一声："弟兄们！不怕死的跟我来！冲呀！"他端着冲锋枪跃出战壕，战士们纷纷抢出阵地，怒潮般杀向敌人，顿时，刺刀碰击格打声和愤怒的喊杀声，咒骂声此起彼伏，杀得鲜血迸溅，哼声迭起。军部直属部队，特务营、炮兵营、工兵营官兵一齐加入战斗，与日军后援部队杀成一团。难解难分。此时，日军尚不知当面便是58军的指挥所，倘若发现了这一秘密，必将会倾巢而来。敌机在空中转了几圈，分不清双方军队，便向彭家桥、洪山方向飞去，接着响起咚咚咚的机关炮声。原来守卫洪山一线官兵正和从清溪方向窜来之敌战斗，敌机发现目标，毫无忌惮地低飞扫射，几乎贴近住房盘旋，螺旋桨旋起的气流搅得屋瓦沙沙作响。我军壕坑、掩体无遮拦，全部暴露无遗，官兵在敌机的扫射中死伤甚多。阵地终于失守。日军占领阵地后在米筛岭驻扎，至26日离去。

58军指挥所向宜春边界转进。军部鲁参谋长在第一线指挥作战，严令各部死守阵地，相机反击。敌人经过几次攻击，终未得逞。午夜，停止进攻。我28团官兵向指定地点转进。马副团长负伤，连长杨介凡与工兵营排长陈玉华中弹牺牲，全团伤亡300余人，敌伤亡约400人。我俘敌1人，缴获掷弹筒1个，步枪一批。

赤山战斗结束后，我58军、20军133师奉命向宜春方向转进，日军向萍乡县城窜犯。

牛尾巴山之战

牛尾巴山位于麻山汶泉村南，与白竺村北的牛头山，一脉相承。两山距离有“牛头牛尾，四十八里”之说。6月22日，我26军一个团，奉命防守牛尾巴一线。这里众山耸峙，易守难攻。牛尾巴山高398米，由3营防守，为团之预备队，南上为灯盏墩，团指挥所设此；东北杨梅岭为一营阵地，山高312米，宛如牛尾巴山之右臂，伸展于汶泉村东；山下有河，由西折向北流，为天然之壕堑；北为贾家寨，山高224米，距杨梅岭约900米，为2营防区，山势向西北绵延，数条山脊直下汶泉村，三座山均巍峨险峻，俯瞰汶泉、麻山一带村庄，三山互为犄角。西南为茶溪，其村有茶梓山，高约百数米，斜亘东南，为贾家寨与牛尾巴山西南之屏障。属2营防区之后嶂，该营派5连防守，以防敌人从侧后袭扰。

各营到达防区，具体部署，协调火力。官兵们在各自防区紧张地挖战壕，修掩体。团长深知此次阻击战，既要予敌军迎头痛击，又要成功地诱敌深入牛头山再予重创，因此亲至各阵地巡视，再三嘱咐各部准备充足的手榴弹。我军对付优势之敌，手榴弹是近战中必不可少的武器。

由麻山进攻我阵地之日军步兵千余人，配山炮兵、骑兵各一中队，于6月23日到达汶泉，从美田桥窜入之另一股敌人，其先

头部队约300人由横岗，经苏坊、船形，占领大坪一线山头，企图从牛尾巴山侧后堵截围攻我军，与汶泉方向之敌形成合击之势。当日下午到达后即构筑阵地，只留哨兵巡视四周动静。

我军已先一日在茶梓山挖好工事，日军尚未探知。日兵修好战壕后，只留少部据守阵地，大部分在附近之风车斗坡地休息，当地有个叫童金连的农民，绰号布袋仔，傍晚上山砍柴时发现日军正隐蔽于风车斗，连忙向茶梓山守军报告。5连长立即报告团长，并提出夜袭计划，团长同意后，又派团搜索排携带冲锋枪参加夜袭行动。农民郭包生曾跟人在该地打猎，对那里的路径非常熟悉，听说部队去打鬼子，自告奋勇充当向导。夜深人静，参战官兵都带足手榴弹出发。6月22日（阴历五月初二）夜，没有月亮，沿路树影森森，茅丛黝黝，虫声唧唧，没有人说话，也没有人吸烟，只听到轻捷的脚步声杂杂沓沓。郭包生领着队伍绕道寨上，从僻静的山径攀上凤形山。快接近风车斗时，连长传令放轻脚步。敌人修筑工事劳累了，此时都已进入梦乡，只有卫兵还在执行任务，但也昏昏欲睡。连长用手势指挥部队散在风车斗边缘，待所有火力到达能控制该地位置时，大声吼叫："打！"机枪、冲锋枪、齐向敌人扫射，手榴弹阵阵爆炸，日兵大部分当场被打死，幸存的与在另地睡觉的日兵立即进行反击，打了一个多钟头，日兵见势头不妙，立即隐蔽起来，不时打出一串子弹。我军乘胜撤离。6月24日，我军为拔除背后的钉子，强攻大坪，与敌展开激战，我军付出惨重代价，突上敌阵，短兵相接，两退、两进，终于将敌人赶下阵地。

同日早晨，敌向杨梅岭、贾家寨发起进攻，大坪的败仗激起了日军的羞怒，山炮、小钢炮连续向杨梅岭和贾家寨轰击。我军摸透了敌人的进攻规律，炮轰时掩蔽在阵地外，停炮就进入阵地。敌人派出战斗小组（每组3—5人），在炮火掩护下交递前进，掷弹筒、枪榴弹不时向我军阵地发射。敌人越来越接近阵地，利用地形向山上攀登，我军的机枪手正瞄好目标，手指轻轻地扣着扳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机，步枪也找好了射击对象，手榴弹拧开了保险盖。敌人进到50米、40米……突然一阵阵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，所有枪弹一齐射向日军，短短的几分钟，阵地前已经没有能够站起来的敌人了。日军第一次攻击受挫，又在策划一次更大的行动。杨梅岭守军察觉当面之敌攻击力度大减，而进攻贾家寨的敌人兵力火力都已大大增强，攻击重点昭然若揭，守军连排长叮嘱士兵加强戒备，痛击来敌。

下午两点左右，枪炮声大作，敌人的散兵群象蚁阵一样，分别从贾家寨前各山脊、山凹向上攀爬。此时此刻，稍有疏忽，敌人就有可能乘虚而入，守军冒着敌人的炮火，稍远处用枪射击，近处用手榴弹轰，阵地前的山上到处都有日军的尸体，激战2小时左右，敌人攻占了贾家寨西南约200米处的膝头岭高地，为仰攻我主阵地占领了一个有力的前进阵地，轻重武器对我军形成了巨大威胁。我军被膝头岭的密集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，伤亡惨重。“咣！咣！”在紧要关头我八二迫击炮准确地落在膝头岭上，敌人所有威胁我主阵地的自动武器全哑了，六〇炮接着也向膝头岭射击。冲到我阵地前的日兵，全靠膝头岭火力掩护，突然失去火力支援，全部暴露在我火力杀伤范围内。我军所有枪弹一齐射向敌人，手榴弹炸得敌人血肉横飞，日兵死的死，伤的伤，败下阵去。我军官兵轻伤不下火线，重伤的也要求坚持战斗。4连一位被炮弹炸断了左手的战士，要求留下来参加战斗，他用牙齿咬开手榴弹盖，而后投入敌群。一位炸断腿不能站立的士兵爬在护胸墙上咬牙切齿地向敌人射击，直到最后牺牲……打退敌人后。官兵们交口夸赞迫击炮打得准，打得好。

6月25日，正好是端午节。阵地上却随时都在准备厮杀，牛尾巴一线的阻击部队自24日起，连续和敌人战斗，相当疲劳，此时，除哨兵外，大家倚在战壕壁小憩。诡诈的敌人从正面强攻拿不下阵地，便兵分四路：一支从大西冲东进，攻贾家寨；一支从斜塘、将交冲西进，攻贾家寨、九丘坳；一支从周家源向东北进，

越五百门攻八伏排及城墙坳，并东攻灯盏墩；正面之敌仍向黄狮坪、茶园南攻贾家寨。仍以少数兵力佯攻杨梅岭。

下午两点左右，敌军各路人马陆续到达阵前，发起攻击，火力空前猛烈。顿时，阵地上硝烟笼罩，尘土迷濛，我守军除监视哨外，都隐蔽在阵地背侧避弹坑内。日军指挥官挥动战刀，哇哇吼叫，膏药旗在前开道。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全线进攻，日兵各个跃进，不断向上攀登。从大西冲东进之敌已登上贾家寨边缘高地，正以机枪、掷弹筒威胁我守军左后侧；斜塘之敌由将交冲向九丘坳进攻，少数敌兵已接近九丘坪；从周家源向东北攻击之敌已在五百门与我守军激战，直逼八伏排。团长用电话向驻槽水源之师长报告敌情，师长立即命师炮兵予以支援，向汶泉南攻之敌后援射击，特务营后袭斜塘方向之敌。

周家源之敌进入五百门山谷中，被我守军猛烈火力射击，死伤数十人，敌后续部队直逼八伏排。我守军居高临下，待敌人进入隘路，机、步枪一齐射击，数十名敌人上不得，退不了，无一生还。后面之敌不敢再上，绕道上攻城墙坳，山陡坡险，又屡被挫败，陈尸累累。进攻九丘坳之敌已登上九丘坪，被九丘坳守军打死十数人。这时，灯盏墩也已进入战斗紧张阶段，如果不将敌人消灭，我牛尾巴山一线守军将陷入敌人前后夹击之中，3 营 7 连王副连长立即率一个排插入敌人侧后，与进攻之敌短兵相接。王副连长个头不高，矫健有力，劈刺手脚灵活，他用刺刀连挑两个鬼子，一个胖墩墩的日兵向他冲来，两眼凶光毕露，看他身体壮实，胳膊粗大，决非等闲之辈，我军战士 3 人向他围刺，反被他刺伤两人。王副连长与他格斗拨刺数分钟，发现破绽，斜刺敌人左胸，那日兵躲避不及，挺枪相迎，两人同时刺进胸膛，一齐倒在地上。王副连长壮烈牺牲，激起了全连官兵的愤怒，剧烈拚杀，奋不顾身，团部直属部队及时赶到，将敌人赶下山，敌我各伤亡数十人。九丘坪此时也拚杀剧烈，日兵呀——呀——怪叫，我军杀声高吭，敌人陆续突上阵地，1 营 3 连奉命及时赶上，杀声顿起，藏在附近

山沟里的老百姓听见我军不时怒斥“妈的!”，有时也听到“哎哟”之声。他们渐渐听出了门道，凡是听到“妈的”就有一声听不明白的哀叫，那就是日兵被刺中了，“哎哟”就是我军战士失手被刺中。这时，我2营5连大部分也来增援，杀声不断。老百姓听到骂“妈的”次数渐渐多了起来，心里一高兴，连害怕也忘记了。九丘坳阵地及九丘坪敌遗尸近百具，仓皇而逃，我军以猛烈火力追击。另一股日军与败退之敌会合，进击城墙坳，战斗异常激烈，2营5连尾追日军，从侧后猛攻，日军不支，败走竹小坪。

此时，正面之敌已突上竹小坪，后续之敌纷纷拥上阵地。2营长当机立断，命令6连反击，6连长蒋勇刚率领2、3排，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冲杀，他端着冲锋枪，一面射击，一面指挥部队战斗。机枪、步枪、手榴弹响成一片，侵入竹小坪的敌人大部被歼，剩下的仓皇败走，战斗激烈地进行，后袭之敌趁机接近主阵地，正面攻击再度激烈，西南、西北之敌策应正面进攻，使我守军首尾不能兼顾，正面之敌一阵猛攻，进入阵地前缘。蒋连长立即率部反击，不幸中弹牺牲。固守阵地的4、6连伤亡惨重，连轻伤在内剩下不过百余人。面对强大的敌人，我军官兵誓与阵地共存亡。连长牺牲了，排长主动指挥作战；排长倒下了，班长挺身而出。子弹打完了就拼刺刀，杀声高吭激昂。军长丁治盘将军以电话命令该团不惜代价稳住阵地，失落了要夺回来。此时袭击灯盏墩之敌败走，后顾之忧已除。团长命令一营留一个连守杨梅山，一连立即与重机枪连向敌攻击部队侧击，3营9连固守阵地，5连留一个排守茶梓山，两个排与8连一道会同7连及团部搜索排一齐增援贾家寨。冲锋号雄壮嘹亮，我援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冲上2营阵地。这时2营官兵正和扑上来的日兵展开肉搏，宋排长从阵亡士兵身边提起步枪，推上子弹，从战壕里跃出，冷不防刺向冲上来的日兵，只听得嗥的一声，日兵鲜血直喷，栽倒在地。后面的日兵扑上来，“呀——”直刺过来，宋排长拨开他的刺刀，迅速刺向日兵咽喉，“杀——!”一声大吼，那日兵连哼都没哼，一头栽倒。这时，他

瞥见三个日兵正围刺我军一个士兵，救人如救火，他一个虎趴“杀——”刺刀从一个日兵后背窜透前胸，他一脚踢倒敌兵，用力拔出刺刀，正要转身，不防斜刺里窜来一个日兵，“呀——”刺刀迅速从宋排长右胸刺来，宋排长这时多处负伤，而且连日作战疲劳，不幸被日兵的刺刀从胁下刺进肝脏，鲜血迸溅。他拼着最后一点力气，枪口对准鬼子，扣响板机，和敌人一同倒在血泊中。2营长身高力大，是全团劈刺的排头兵，他已刺杀8名日兵，精疲力竭，不料又涌上来十几个日兵，他从腰间迅速取出手榴弹，拉断导火索，高举过顶，“轰”的一声2营长忠勇殉国，几名日兵也随着爆炸声倒下。敌人不断冲上2营阵地拚死搏刺，终因众寡悬殊，阵地陷入敌手。这时，我后援部队象怒潮澎湃，汹涌而来，冲锋号悲壮雄伟，吼出官兵们誓死抗敌的威风。贾家寨竹小坪一带杀得山凄谷惨，天昏地暗，经过4小时的搏击，日军后援无继，冲上来的100多名日兵全部被歼。竹小坪一带遍地尸体，到处鲜血，阵地又重新夺回。1营侧击鬼子后援的战斗还在继续。我军调整部署，3营接替2营防守。两天来的战斗，大量杀伤敌人，在贾家寨、竹小坪、九丘坪、八伏排、大坪、风车斗、灯盏堰等地，敌人遗尸500余具，我军伤亡600余人。

夜里，敌人偃旗息鼓。26日拂晓，师部命令阻击部队向白竺转进，沿途阻击，务必在天黑时到达牛头岭，不准超前。团长命3营为后卫，担负断后任务。营长接受任务后命令7、8、9连交递掩护，向指定目的转进。

战斗结束后，老百姓回到村里，胆子大的特意到竹小坪、贾家寨和大坪去看，回来都夸这一仗打得解恨，对我军英勇杀敌，壮烈牺牲的抗日官兵表示由衷的尊敬与悼念。

包公庙牛头岭之战

6月22日（五月初二），我26军一部从湘东转进时，经下埠至东洲、腊市一带驻扎，午饭后匆匆开拔。枪炮一时归于沉寂。村

里的人们顿觉情况有异，派人探报：日本鬼子已经来了。于是纷纷逃进山沟。至夜，下埠寒棚坳方向日军大炮呼啸着划空而过，枪声密集，半个多小时后枪声渐远。接着人喊马嘶，日军窜扰东洲村一带，顿时火光冲天。

是日，26军在东洲、腊市又分为2支：一支牵住尾追之敌转进庙岭往麻山；一支由竺园，经横岗、苏坊、进白竺。驻白竺之26军李团设指挥所于第公祠，师部设陈鉴廷家。当地民众知日军要犯白竺，无不惶恐不安。白竺乡乡长陈作伟曾在野战部队当过营长，颇有作战经验，向我军建议在牛头岭、牛颈、牛背一带埋伏，以逸代劳，予敌人以沉重打击。

牛头岭真高500米，地势险要，山峰耸立如牡牛昂首，北向1500米左右有小高地如牛肩拱起，故名牛拱，为进入牛头岭之门户，北为陡峭石山，险如刀削，名石壁上，树木稀少，稍偏东北约500余米，有险峰一嶂为上寨，真高809.5米；上寨北约300米，山峰耸立，较上寨稍低，为下寨，山势险峻。东西山脉连绵，环抱牛头岭，中间坡地狭长，名为牛角坡，道路依山伸展，北经牛背上乌鸦塘、包公庙、过风坳出牛尾巴至汶泉。南经牛头岭通攸县柏树下一带，西南可迳走莲花。牛头岭东南5～600米矗立一峰为羊古脑山，略与牛头岭等高。两寨山脚沟堑深险，很难逾越，东西两侧山脉透迤，相向距离都在有效射程内，火力能控制所有通道，这里确实利于陈兵设伏。惟一的不足是树木茅草丛生，容易被敌人利用作为屏障。

陈作伟领着李团长勘察地形，北行经牛背上乌鸦塘到包公庙。由茶亭里到老包公庙，道路象马蹄铁形，路的一侧为陡坡，不易攀登；另一侧是险堑峭涧，很难越过。路对面多芦苇，敌人进入弯道中间，只要卡住两端，猛烈射击，难逃覆灭的命运。李团长将地形情况及作战意图报告师长。军长和师长经过研究，同意这一方案，并作了些补充。要求诱敌之部队一定要在天黑后到达伏击地，使敌人搜索部队无法发现我军行动。李团长将作战部署及

有关事项告知属下营连长，然后各自分头秘密行动。

牛尾巴山一线之阻击部队沿枫树垅、过风坳转进，敌人分3路尾追，互相支撑，只要一支缠住对方兵力，3股合力夹击，对待敌人的诡诈多变，处处得小心在意。我后卫转进至这风坳，一股从苏家坊窜来的敌人经船形到达章公坳，轻重机枪向我后卫猛烈射击，我军连忙还击，尾追之敌迅速逼进，激战半个多小时，我军撤出战斗，3营8连在包公庙附近茶亭里占领有利地形，掩护从过风坳转进之兄弟连，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，敌人炮火猛，进攻急，战斗一小时左右，8连似有不支，沿包公庙马蹄铁形弯道迅速撤退。日军正稳操胜券，加速追击，当他们全部进入弯道时，8连突然威武无比，机枪、六0炮连珠般射向弯道之敌，茶亭附近又冒出一支我军的伏击部队，前后夹击，路对岸芦苇丛中也射出密集的枪弹，敌人顽强抵抗，他们往岸上爬不上去，往下走不了，堵在路上进不得，退不能。但日军毕竟是训练有素的部队，尽管死伤累累，还是充分利用地形地物，小钢炮、轻重机枪负隅还击。敌人的后续部队听到前方枪炮声密集，加速赶来参加战斗。我茶亭里附近的部队立即隐入丛林，弯道中正处于危急状态下的敌人得到后续部队火力支援，立即发起攻击。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敌人遗尸近200具。

8连不再恋战，向白竺方向转进。9连早已在乌鸦塘占领高地，掩护8连转进后与敌接战大约1小时，不料一股敌人由源头插到天子山，从9连后面偷袭，前后夹攻，9连措手不及，伤亡20～30人，连忙向牛头岭转移。

8连在牛拱正挖战壕、掩体，还没有完成，9连便已来到阵前，日军尾随掩杀而来，情况紧急，连长忙指挥全连进入射击位置。鬼子兵在包公庙吃了大亏，此时见了8连，恨不得一口将他们吞了。两股日军合在一处，战力更加强劲。山炮、小钢炮、掷弹筒，轻重机枪，火力密集，一齐射向我牛拱阵地，步兵波浪式攻击前进。8连副连长指挥部队沉着射击，先消灭冲在前面的敌人，鬼子兵毫

不后退，从阵地两侧分头进攻，接近阵地，8连守军甩出一阵手榴弹，前面的鬼子倒下一大片，后面的又冲上来，激战近两小时，手榴弹已经所剩无几，8连伤亡近半，数百日军还在疯狂进攻，“呀——呀——”之声不绝，官兵们视死如归，都留下最后一颗手榴弹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。天色渐黑，上弦月已西沉，前线指挥官欧阳副团长命令该连转进到预定地点。

夜色浓重，群山黝黝，山路朦胧，日本鬼子狂妄地以胜利者自居，耀武扬威，竟然举火炬照明，并沿路燃起篝火，使部队能看清道路，加快前进步伐。驮马背负沉重的山炮轮，炮架和炮身，在山路上小心翼翼地跟在步兵后面，这时我伏击部队都已悄悄进入阵地，各自选定了射击目标。日军全部进入伏击圈后，突然天上升起了两颗红色信号弹，“咣！咣！咣！”我军迫击炮居高临下，炮弹准确地落在敌驮马群中。霎时，枪声象炒爆了的一锅黄豆，乒乒砰砰，从下寨、上寨、牛头岭一齐射向牛角坡一线的敌人，篝火照见日兵一个个倒在地上。马队在火炮的轰击下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有的翻下深沟，有的闯进步兵群，乱踩乱撞。鬼子兵迅即稳往混乱局面，各自选定射击位置还击。他们发现篝火暴露行动，多次企图扑灭，但刚接近火畔就被我军撂倒，最后不得不用手榴弹炸灭。几个小分队就近攀登石壁上的山峦，大多被我埋伏部队射中，少数爬上来的，也被埋伏在山上的士兵用手榴弹炸死。日军后队立即回兵夺取来路上的制高点。前队强攻牛头岭、山炮兵迅速架好炮向牛头岭射击，小钢炮配合山炮射向我方阵地，步兵向牛头岭奋力上攀。我炮兵迅速还击，一时枪炮声大作，从晚上战到天亮，到处都有日兵的尸体。一股日军约百余人，利用夜暗从羊古脑山一侧的小路插到我阵地后方白竺，早上6点左右，驻扎在农民陈南民家一个排刚吃完饭去换防，与偷袭的日军猝然相遇，措手不及，仓促应战，全排官兵英勇搏刺，因敌众我寡，无一生还。枪声惊动了羊古脑和驻白竺的守军，我军集中火力向偷袭日军射击，日兵顽强抵抗，我军四面夹击，将日兵挤在中间，战

斗一个多小时，打得日兵抱头鼠窜，遗尸数十具，至今白竺乡政府一侧还埋有日兵的骨骸。牛头岭正面的战斗在晨光曦微中就开始了，敌人想方设法要攻破我方阵地，我守军千方百计打垮敌人的进攻。中午12点左右，敌人绕道汤念冲的僻静山道偷袭我主阵地，想趁我疏忽而予以致命一击。殊不知我驻守何家冲山上的守军对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待他们完完全全暴露在枪口下时，所有武器一齐开火，日兵连枪也没有端起来就纷纷倒下，看到敌人狼狈不堪的样子，大家都乐了，禁不住呵呵大笑，有的忘情地拍手叫好。剩下的日兵象老鼠一样，丢下数十具尸体匆匆溜走。藏在何家冲后的农民听见守军的笑声和掌声也觉得很开心。正面之敌强攻受挫，改为分组多头进攻。各战斗组利用树木、沟涧的掩蔽，从阵地两侧登上亭子坳上，一组攀登成功，便顽强地掩护后续部队，100多鬼子兵上了亭子坳上，他们志得意满地发出登山成功的信号，敌人的炮兵立即延伸射击，阻截我后援，步兵陆续跟进。我守军个个摩拳擦拳，待日兵进到阵地前猛烈射击，并甩出一排手榴弹，但部分日兵仍冲上阵地与我军展开拚杀。我火炮和轻重机枪集中火力射击敌人后续部队，阵地上，敌人的尸体横七竖八，成堆成片。我军士气旺盛，仇恨的怒火燃烧得热血沸腾，战士们越杀越勇，后援部队冒着敌人的炮火源源而来，日兵后续部队被截断，待援不至，苦撑两小时，遗尸数十具，仓惶窜逃。

敌人进攻和偷袭处处受挫，兵无斗志，军心动摇，不得不从原路突围。他们的炮火枪声不停地射向我阵地，进攻部队迟迟不发，我守军发现敌后有部队行动，判断敌人是要以进为退，有夺路逃窜之势，守军全线出击，各连冲锋号一齐吹响，杀声四起，山谷震荡，烈日下刺刀光芒耀眼，敌人虽拚死抵抗，但斗志消沉，锐气陡减，被杀得横尸遍野，血溅草木，匆匆如丧家之犬，忙忙如漏网之鱼。

这一仗我军伤亡400余人，半数是诱敌途中的减员。自包公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